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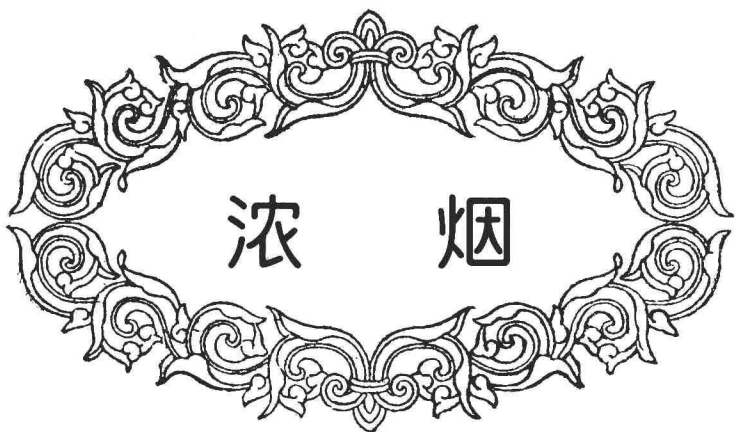
南方文丛

浓 烟

林参天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浓 烟

林 参 天 著



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印 行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南方文丛

李汝琳主编

浓 烟

林参天著

青年书局印行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2005年3月28日简体字初版

定价: \$20.00

ISBN 981-05-2100-6

目次

一	红灯码头·····	1
二	船中·····	10
三	啼儿国·····	19
四	拜候总理·····	30
五	食风去·····	45
六	月夜·····	59
七	三保公游记·····	71
八	埋伏·····	93
九	印度先生·····	108
十	文明结婚·····	123
十一	吃喜酒去·····	137
十二	爆发·····	153
十三	成功的战术·····	169
十四	两个干娘的营垒·····	186

十五	沉闷的集会·····	202
十六	经济斗争·····	220
十七	调停破裂·····	232
十八	哀的美顿书·····	253
十九	佛生的末路·····	278
二十	夜雨·····	298

一 红灯码头

高大美丽的洋楼，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海畔，面着那茫无边际大海。天空中挂着一轮火似的太阳，那热烈的光芒，直直地射在亮晶晶的柏油马路上，远远看去，地面上发着熊熊的光焰；电车、汽车，在路上忙乱地驰骋；行人和人力车都在路底两旁乱挤。海岸筑着一带坚固的水泥长堤，海浪向堤岸作有节奏的袭击，浪花有时溅到岸上来。堤岸伸出一具黑色飞机形的建筑物，静静地泊在海面上；无数的舢舨、小艇，鹭鸶似的，在那建筑物的两旁，跟着海浪摇摇摆摆。在海中，泊着十几艘火轮船，烟囱里一环环地直上天空，小火轮和舢舨往来疾驶，这就是新加坡东海岸的红灯码头。

下午四点钟光景，红灯码头比平常更热闹了。这是因为今天下午有两艘火轮船要开。这两艘船：一艘叫“阿士丹”，要开去暹罗曼谷；另外一艘是华人经营的商船，叫“华丰”，要开去马来半岛东海岸一个非联邦的小国。

它们都定在下午五时启碇，搭客像蜂似地向红灯码头拥去，喧闹得好似早晨的菜市。在马路上，人力车，一辆一辆，向着码头飞奔前来。红灯码头顿形热闹起来，人们一堆一堆地

拥着，路旁堆积着旅客的行李。一辆人力车里，坐着两个青年，面前放着一只大网篮，笑咪咪地被海风拂着前来。

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年长的穿着一套白色的学生装，头上戴一顶灰色的呢帽，眼上架着一副二百五十多度的近视眼镜，一枝黑色的手杖夹在他的两膝间，态度和蔼可亲。年青的，面色憔悴，看来是饱受风尘的人，因为他新从祖国南来，穿不惯白色短服，虽在这热闹的热带，仍旧穿着一套灰色的旧西装。

到了码头，车夫放下车子，张开了口在那里喘气，额上的汗珠，从面上一直滚了下来，他拉了黑衫的前襟，死命地揩那黑黑的脸庞。后面跟着来的是一辆行李车，两只铁箱，两只皮箱，两件小铺盖，满满地叠着一车子。两个车夫站了一霎时，揩了一把汗，立刻把车上的行李一件件地领了下来，堆在路旁。近视的青年现出老客的神气，不慌不忙地检点他们的行李。他点了不错，才从衫袋里摸出两只单角的小洋付给他们。

“吉角吗那够！”那拉行李的车夫，光着两眼，说着厦门土话，不满意这车资。

“这点路，给你一角钱还太少吗？”

“吗那够！”另一个车夫也开口了。

“好啦，就再加你们五占吧。”青年再从衣袋里取出两只五分的小洋分给他们。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连忙跑去海畔那吉宁人的雪水摊，各喝了一杯雪水，拉开车子走了。

“Towkay, Mana Pergi?”两个吉宁工人，头上围着白布，全身赤裸裸，阳部只包着一条红布，黑漆似的身体，闪闪

地发着油光，跑前来向两个青年问着，一手就去提行李。

“耐的！”年长的，心里一急，说了一句不正确的马来话阻止他们。

吉宁工人呆立着，转了几转眼睛，向那正在跑来的同伴，做了一个手势，摇了摇头，翘着舌头说了几句吉宁话，其余的吉宁工人也缩回去了。

吉宁工人刚走开不久，几个福建的船夫又前来了。

“先生，克笃洛？”一个船夫诚恳地问。

“等一会儿。”年长的一面说，一面叫他的同事去码头檐下避那火似的太阳。

“毛先生，你倒本事，懂得几种话。”年青的羡慕地说。

“还不行呢。不胡诌几句，就没有办法。南洋语言真是太复杂了。”年青的微笑着说。

年青的听了摇了几下头，表示这确是不容易。他虽然不懂这些土话，但是听了这些发音奇怪的声调，觉得很有兴趣，因此联想到他住久了也许会说几种语言。

旅客愈来愈多：穿纱笼的马来人；戴红帽子的亚拉伯人；头上围着白布，满面生胡，金钢似的身材的孟加里；头围花布，身穿巴由班洋（注），下着纱笼，背负一只竹箩的暹罗妇女；西洋人；中国人；都纷纷向码头前来。在人车杂沓的码头前面，忽然停下两把人力车；一把坐着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绅士，面孔瘦削，一副大的托力克眼镜不合式地搁在鼻梁

（注）马来妇女穿的长衫

上，头发从头顶中间向两边分开，梳得精光，举起手来向那个近视青年招呼。另一把车坐着一对青年摩登夫妇：男的穿一套崭新的元青哔叽西装，雪白的衬衫，配着朱古力色的领带，那漂亮的小白脸更显得艳嫩可爱；女的穿白衫黑裙，剪了的头发，齐齐地围在那粉白的颈圈，鸭蛋似的脸儿，呈着娇羞疲惫的容颜，腹部有点微微地隆起，擎着一把红花白地的小洋伞，两眼晶莹地下车立着。

“嘿咯！俊士，怎么来得这样迟？”近视青年说。

“对不住！对不住！”中年绅士抱歉似地急忙跳下车来，连声说着。他走前去向青年拉拉手，从那黑边的眼镜里射出一个怀疑的眼光，问道：

“这位？”

“这位就是李勉之先生。”

“久仰！久仰！”绅士连忙伸过手去。

“这位就是国民学校校长周俊士先生。”近视的青年向他的朋友介绍。

“久仰！久仰！”年青的也说着客套伸过手去和校长握手。初出茅庐的他，骤然看到那老练笑眯眯的神气，究竟有点不平凡，因此他的脑里就印入一个不平凡的印象。

“李先生从中国来了不久？”

“两个月光景，还是新客呢。周先生来了多年吧？”

“有七八年了。”

“南洋住得有趣啊？”

“新来却有点兴趣，久了就会讨厌。”

摩登夫妇前来了；校长笑嘻嘻地跑向前去，小小心地

问道：

“你们的行李呢？”

“已经叫脚夫搬到檐下去了。”摩登男士说。

“那好极了，我找个熟人来，等一等我们的行李一齐搬上轮船去。”

“这样更好。”

“这两位你有会见过吗？”校长指着近视的青年和李勉之两人。

“还没有请教过呢。”

“那么我代你们介绍：这位是敝校的教务主任毛振东先生；那位是李勉之先生，新从国内来的。”

摩登男士先向勉之握手说了一句客套，然后紧紧地捏着振东的手，说：

“毛先生的大作，早早就拜读过了，真是久仰得很！”

“岂敢！岂敢！先生台甫还没有请教。”

“朱静观。”

“啊，就是甘万华侨学校校长朱先生吧？”

“是，是。兄弟就是。真是见笑得很哩。”

“那里，那里。先生办学很有经验的呢。”

“那位是……？”振东面向摩登女士再问静观。

“是内人尤敬舆，她此番刚从国内来，也在国民学校服务，和你们都是同事。”

“很好！很好！”

他们没握手，彼此仅点点头。

“朱先生是南洋老教育家呢，虽然他年纪这样青，在南

洋已服务了四五年了。今年正月，他请假回国和尤女士结婚，五月月底才回来。现在他们还是度着蜜月的生活呢。”校长露着牙齿幽默地说。

“嘻！嘻！嘻！嘻！”

大家一阵笑声，只有尤女士羞答答地没有笑出，左手弄着她的伞带。

“你们在这里谈，我去找个人来把行李弄上船去。”校长抽足就走，向那人丛中挤进去，一会儿不见了。

“我口干了。”尤女士耐不住热带的太阳，向她的丈夫诉苦。

“去喝杯冰水吧？”朱静观指一指那海畔堤岸上吉宁人摆的冰水摊。

她看见那阎王殿鬼卒似的吉宁人，紫色的面，头上覆着一顶小白帽，漆黑的身体，长着粗黑的汗毛，眼睛一白一黑地转动，露着雪白的牙齿狞笑着。像这样不文雅的人，那里喝得他做的冰水呢？不喝冰水，口又渴；喝呢，又怕走前去。她想来想去，还是不敢前去。

“去咯。”丈夫催她。

“我心里有点害怕。”

“哈哈！他也是人，有什么可怕？”

“唔，唔！……”她还是捏扭着不敢前去。

“吉宁人在南洋到处都是，没有什么可怕。他是多么的健康，美丽！”振东鼓着她的勇气。

勉之目光炯炯地盯在那卖冰水的吉宁人身上，把他打量了一回，赏鉴了一遍，觉得这种富于自然美的体格，确是可

慕，也斜着头摇了几摇。

“你们两位也一同前去喝一杯吧！”摩登校长说。

“我因身体关系，不能喝冰水。”振东推却了。

“好！我也要前去试一杯看。”勉之说。

尤女士没有说别的，跟着前去了。

冰水摊是南洋人最需要，最常见的食物摊，无论在街头巷尾，你都可以看见几摊的。

一个长立方体的木柜，上面架着白布篷，柜面上摆满了东西，两旁排列十几瓶汽水。两只方形的大玻璃罐，一罐盛椰浆，一罐盛着一种芝麻大小，花花的而且很滑腻的“雅片子”。一只雪亮的黄铜樽，盛着白糖煎成的糖水；一只小铜杯；一具高脚木架的铁刨，上面放一块透明的人造的冰块。一盘黑凉粉，一盘绿粉条；几十只玻璃杯；几十颗酸柑和几瓶橙汁、沙示露。

摊上的东西摆得井井有条，样样都很清洁。

三个人齐齐地站在摊子前面。吉宁人问了几句“阿巴？”勉之只是睁着眼睛发愣。

“头家，阿巴冒？”吉宁人大声地问。

“路阿信刹都曼谷奔弱，冒的甲。”静观说马来话答他。

卖冰水的吉宁人点点头，拿了玻璃杯在清水里浸了一下，放在铁刨的架下，右手推着刨子上冰块；杯里的碎冰装满了，放下两小铜瓢的糖水，一杓椰浆水，再用小刀切了一片酸柑汁，捏到杯里去，然后放下一支小茶匙，送顾客的手中。这就是南洋人日常不可缺少的冰水。

他们三人各喝了一杯，都觉得味道清凉可口，尤其那椰浆的味道，简直说不出它的佳美。

尤女士喝了冰水，私自忖道：“这样黑丑的人，竟会弄得一手好食品！”

火般的太阳已慢慢地向西边移动，几朵流动的黑云在太阳的近处穿来穿去；海风吹上海里热闷的水蒸汽，向人们扑来。勉之和敬輿因为是新客，抵抗不住这热带特有热力，脑子都在隐隐地作痛。

下午开的那两只轮船，两支大烟囱，这时都喷出浓黑的煤烟。海面上，舢舨、驳船、小汽艇，横冲直撞，像浮着大群的水甲虫。

校长从人丛中再挤了出来，满面是汗，说：

“来搬行李了，都整理好吗？”

“好了。”

“这里！这里！”校长大声地叫。

后面立刻冲出两三个船夫。

“这里是？”

“是！”

船夫一齐动手搬了。

“要押他们去吗？”勉之问。

“南洋脚夫很规矩，不要紧。”校长说。

“上海码头真是活抢呢！”

“这里不比上海，南洋社会是忠实的。”

船夫搬第三次时，他们才一道跟着去上船。

拍！校长的背忽然响了，他急忙回转头来看，原来是华

丰轮船的财副。

“校长，真对你不住！我来得太迟了。”

“那里话！我已经弄清楚了。”

“丢那妈，那笔帐足足地延了二个钟头。”

“一切都弄清楚了，不用操心，我们下船吧。”

小汽船掉转尾巴向海外驶去；勉之回转头来向海岸瞧。

电车、汽车，像小狗赛跑般地东西奔驰；海畔的洋楼，很像起伏绵延的大山，码头后面那座洋楼的顶上，插着一竿旗子随风飘扬，像送别的摇着手帕欢送一般。

“再会，新加坡！”勉之心中想。

二 船 中

这是一只年龄很老的轮船，无论在外表和内部上看来，都呈着老气横秋的样子。船里的杂乱、肮脏、秽气，十足地显示着中国人的国民性。船面上已拥满了统舱搭客，铺位横的直的，密密地排列着。在船尾那边，整齐地铺着四张席子，两旁堆积铁箱，皮箱和零零碎碎的行李。非但行李漂亮船上统舱搭客比不上，就是那铺位如果不是财副先把它留下，恐怕也不容易占有，这因为这船和国民学校有经济上的关系，船主才特别优待。女先生终究是女人，不惯住统舱，校长为她们特定下一间房舱。

太阳的斜度差不多到三十度，温度慢慢地降下，天气也温凉了许多。对面要开去曼谷的那只暹罗邮船，早已拔锚驶去了。只有中国人的时间是不值钱的，船上的起重机还在碌碌地响着。

校长在船面上踱来踱去，显着不耐烦的样子，他的视线常常注视到正在前来的小船，当然，他在期待着谁呢。

“振东，六点了，怎么冰清还不来？估是不来了！”

“我已经跟她的母亲说清楚了。说不定家里有了意外的

事吧。”振东心里也很焦急，他的眼睛对那些驶来的舢舨一只只地瞧。

“唔，那不是她们吗？”他脱下近视眼镜用手帕擦了几下，然后才架上鼻梁，“俊士，是；还有她的母亲；唔，那个拿小洋伞的是谁？南娟吧？”

校长向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他面上的不愉快的神色渐渐消失了。

“是。是南娟呀！来就好了，省得许多麻烦！”

他们都倚在船沿瞧她们来。

“来的这三位都是国民学校的教员吗？”勉之问。

“不。只有那位少女去，那老太婆是她的母亲。”

“那张着伞的是谁？”

“南洋女学教员，我的老乡。”

舢舨划到了轮船旁边，少女从吊梯攀援上来，年纪约有十七八岁光景，圆圆的面，上唇露出两只阔白的门牙，剪发，女学生装，态度天真活泼，是个中等身材。第二个上来的是缠足穿衫裙的老太婆，从她面上的皱纹看来，可知她是个老牌漂泊者。最后上来的就是那位南娟女士了。任她打扮得多么时髦，面上粉搽得几白，然而面貌已显示她的年龄了。她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改组派新女性，从她那双改组过的小足看来，“改组派”这个名词用得十分确当。她已是徐娘，至于她有否出嫁，那不敢断定，因为南洋女教员到了三十几岁没有出嫁，是常见的现象。

“怎么来得这样迟？”振东问老太婆。

“真对不起，害你们等急了！”老太婆嘴角一扯，两只

眼角的鱼尾更明显的一条一条皱起来。

“女人出门总要更麻烦，现在能够赶到，总算难得了。”南娟笑着说。

校长和振东同时抿抿嘴。

“我们的确在四点出来；去南洋女学约南娟先生，又去工商学校看你。这里一坐，那里一坐，就迟了。”老太婆再解释着。

“你们还去工商吗？真的跑冤枉路了！我不是叫你们一直来？”振东说。

“这也是我的缘故，我说横直顺路，不如去走一趟。”南娟说。

“你今天真该打手心啦！”振东笑着说。

话是愈谈愈多，由集团的谈话，变为小组的谈话了。

大约有二十分钟之久，汽笛响了，起重机的声响也没有了，船上有些人争先恐后地从吊梯爬过舢舨去，轮船要开了。

“我的冰清是不懂什么的，你们两位要常常指教她的。”老太婆叮嘱着校长和振东。

他们笑笑，校长说了一句：“你放心。”

“清，你有空就要自己读书，不懂的问毛先生。”老太婆吩咐她的女儿。

她实在有点不放心，因为女儿太年青了。今年暑假刚从南洋女学初中毕业，人又过于孩子气，什么都不懂得，若不是为了生活，她决不肯给她出去教书。这老太婆年纪虽这样老了，却是一个宗法社会的背叛者。她从一个非常可怜的泥沼里，把自己救援了出来。她脱离了家庭，抱着一个不到二岁的